



巧遇 911

花千樹

本人服務於稽核處，於民國90年9月奉派赴海外分行檢查，單位是美國的紐約和洛杉磯分行，8月底從高雄小港機場搭接駁機至桃園國際機場，轉乘華航CI006班機往洛杉磯，據說華航的「CI006」航班號很傳奇。

君莫笑，這除了是我第一次海外檢查，也是年逾半白的我首次出國。搭乘華航波音747機型晚上7點起飛，同班旅客中有不少蓄留著鬍鬚的阿拉伯年輕人，覺得有點不尋常，滿載的乘客在狹窄的經濟艙坐上13小時，才體會出國搭機的辛苦。

洛杉磯分行檢查完成日期是美國當地9月10日，按預定行程次日將搭機橫跨美國到東岸紐約分行繼續檢查，由於檢查順利告一段落且隔日得早起搭機，回旅店後早早入睡。次日清晨約六點多，被電話鈴聲叫醒，妻從台灣打

來，急切的口氣問我在洛杉磯平安嗎？我回以一切如常何事這麼急切？她說加班至晚上9點回家，打開電視正在播放紐約雙子星國際貿易中心及美國國防部五角大廈，剛分別遭恐怖攻擊炸毀震驚全球的新聞，報導又說恐怖攻擊下個目標將是西岸的洛杉磯。

我急忙打開房間的電視，畫面不斷重播雙子星國際貿易中心及五角大廈遭恐攻的驚悚畫面，經由畫面的字幕，漸漸了解恐怖攻擊事件的大概，洛杉磯時間較東岸晚三小時，電視播報的災難現場幾乎是現在進行式，一覺醒來全世界風雲變色，夢裡不知身是客，震驚和無助同時湧上心頭，報導不斷警告，下一個恐怖攻擊目標將是此時此刻我所在的洛杉磯，沒想到我竟然身處最危險之地，千里迢迢來自投羅網？

為收悉總行的指示，領隊認為應前往分行待命，出旅店搭公車，上午時分卻暮靄沉沉，直昇機在城市上空不斷盤旋，街上只有警車梭巡，情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只有我們乘的公車進入市區，相反出市區的道路上，盡是急於出城逃難的車潮，車龍綿延看不見盡頭，這景象只有在電影中看過，如今真實的在眼前，車陣默默循序前進沒有人爭先恐後，美國人守法的精神顛沛必於是！

抵達洛杉磯分行所在的大樓，已在警察層層警戒中關閉無法進入。恐攻後美國下令天空禁飛，以防止恐怖份子再度劫持客機攻擊，同時封鎖國境禁止任何人進出國以緝捕凶手，紐約分行所在的雙子星國際貿易中心，已遭炸毀夷為廢墟，稽核處稍後有來電關心，並指示紐約分行的檢查任務中止。

封鎖國境緝凶的措施，造成我們只能在旅店等待進一步的消息，旅店在華人的舊市區，附近有小餐館及華人開的超市，三餐不成問題，肅殺的氛圍景象只能待在旅店房間，焦躁不安的心情，想著莫名其妙淪落到美國這異鄉且無歸期，不禁喟然嘆息怎會有這樣的巧遇？

第三天宣布解除國境管制，華航通知可能有首班機返台，但沒有十足把握，領隊和我幸運劃到位子，上午八點到達洛杉磯機場，見到的景象是人山人海擠爆了機場大廳，都是急如熱鍋螞蟻，要搭恐怖攻擊管制解除後，第一班飛出美國班機的人。

在無法確認班機是否能起飛之下，先開始執行最嚴格的出境檢查，一再查對證件、訊問來美國目的、搜查身體及翻遍行李，我因患有嚴重氣喘，隨身攜帶救急用的口服噴劑，檢查的黑人航警以為是什麼武器，一副怒目圓睜的樣子，沒收噴劑我也暫時被留置，費了很多口舌和檢查人員溝通之後醫務人員再確認，才得以放行。也不能怪這位航警此般杯弓蛇影，整個美國都陷於倉皇失措中，從進機場經嚴密檢查開始，總共歷經近十小時忐忑的等待，班機終於在傍晚五點起飛回台灣。

能幸運搭乘首班離開美國返台應該很開心？卻不是，簡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噩夢才要開始。

起飛後就開始不安，估計13小時班機抵達桃園機場時，擔心因颱風無法降落，一個名為「納莉」的颱風從9月5日侵襲台灣，一直在島上徘徊不去，尤其是台灣北部不斷承受強風豪雨侵擊損失慘重，按表訂班機將於晚間七點降落，然後搭接駁班機，晚上十點回到高雄。

真的有莫非定律，抵桃園機場時，廣播即將降落，可以感受風雨非常強烈，飛機劇烈震動搖擺，坐在乘客對向的女空服員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其中有一位低聲向同事說，沒遇過這麼大的風雨，感覺飛機將著地卻突然急速拉起機頭，機艙內滿載的乘客爆出驚嚇的聲音。機身拉平後，機長廣播說，因颱風無法降落將轉降其他機場，當下我倒開心了一下，若轉降高雄小港機場，我就不用搭接駁班機，更快直接回到家。

天下沒有那麼如意的事，機長又說，高雄小港機場已滿，將轉降琉球那霸機場，艙內一陣嘆息聲，經過一個多小時飛行，降落在那霸機場。稍後機長又廣播此機場也滿了，將加滿油飛香港，這次連嘆息的聲音也沒了，滿載乘客的747客機，在風雨中加油有多可怕？聽天由命認了！

再度起飛約凌晨三點，平安降落香港新啟用的赤鱘角機場，歷經查驗證件，然後坐上遊覽車經過一個多小時高速公路行程，安排在一個地鐵終點站附近的酒店休息，此時天已經亮了，大家也已累得說不話來，華航的人說，待在酒店不要外出，隨時通知集合去機場回台。

班機無法在桃園落地並一再轉降，身心疲憊事小，讓我焦灼不安的是，妻子在高雄小港機場等我，她一定急壞了，華航會告訴她，我此時究竟在天涯何處？向一位年輕企業家，借用了有漫遊功能的手機，打電話給妻子報平安說我人在香港，離家也不過兩星期，恐攻的震撼、飛機因颱風降落的驚魂，一再轉降地的無奈，歸期的無計，和她講起話好像從外太空跟地球般的遙遠，語調則像是離散多年的陌生。

中午時分華航說可以回台，大家歸心似箭一陣歡呼，香港天氣好，沿昨晚的路徑赴機場，高速公路有一段是跨海大橋，往下鳥瞰有多處優美的峽灣及大小島嶼，水岸島上草木葱籠，幾艘漁船駁船輕輕的劃開湛藍的水面，拖曳著長長的翻白尾跡，這風平浪靜的峽灣，或許是所稱的避風塘吧？

其實，納莉颱風還在台灣上空滯留，回鄉的開心隨著飛機接近降落心情漸漸轉為陰沉，既期待又怕無法降落的失望，女空服員廣播即將降落，強風雨烈飛機上下顛簸，她加了一句：「這班機派了勇敢的機師，一定會降落成功。」

什麼？要「勇敢」降落，聽了頭皮發麻，飛機在強烈顫抖中持續下降，坐在我旁邊的領隊，突然轉過身來，凝重的口吻握住我的雙手說：「很榮幸，我們一起出國檢查快到家了…。」我的天，意思是在訣別要慷慨壯烈成仁了嗎？

平安降落了，但還有一段回高雄的接駁航程。

自民國83年升任負責人，派任到台北市分行服務，搭國內北高航線往返至少百趟，飛高雄航線通常從松山機場起飛，沿中央山脈西側飛行，過豐原上空再經由台灣西岸上空，約於興達港出海，然後飛越高雄港降落小港機場。接駁班機晚上十點準點起飛，為避開納莉颱風的暴風圈，起飛後直往台灣東部外海，然後南向繞國境最南的鵝鑾鼻抵小港機場。過往搭機往返北高偶而是夜航，台灣西部是串連的大小城市，晴夜下城市火紅的燈光，熾熱的像爐火，城郊鄉村疏淡的路燈散發出冷豔的光芒，像是上帝撒落的碎鑽美極了。此刻避開颱風飛行在東海岸上空，看見窗外隱約高山輪廓，可憐的寶島罩在愁雲慘霧中很久了。

降落小港機場，見到妻子是9月17日的深夜，百感交集是恍如隔世也是星際迷航。

本行在美國東西岸各設有紐約及洛杉磯分行，按往例稽核處派赴美國檢查分行的行程，都是先赴紐約分行再轉往洛杉磯分行，我們這次的行程，應感謝稽核處高層神來之筆，將行程破天荒的倒過來，或因此而保住領隊和我的小命。

若以往例的行程推算9月11日那天，還在紐約分行檢查，以時間推算，恐怖攻擊先炸毀雙子星北塔的時間為上午8時46分，我們很可能在紐約分行所在的南塔，不知安危的看熱鬧，南塔旋於9時02分遭炸毀，人生地不熟來不及逃很可能就葬身火海客死美國。

911的恐怖攻擊，對美國而言猶如珍珠港被偷襲般的屈辱，事前有太多線索和警告，美國不相信會有如此瘋狂的攻擊行動方式，因而沒有料敵從寬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防範，事後更有一件很不尋常的報導指出，恐攻事件發生之前，有中東背景年輕人到美國的飛行俱樂部學習飛行，只學飛行不學習起飛和降落，如此異於常理的學習方式，即便不懂飛行的人也覺得不可思議，在科技發達凡是善於條縷分析的國度，竟然沒有進一步釐清原因探究動機，輕縱了這可能恐怖攻擊的蛛絲馬跡，讓人扼腕。

歸來後，親友同事紛紛關懷打氣，說必有後福，我自認為是很努力的人，也自命不凡，但回顧生涯緣因門衰祚薄，坎坷多於如意，這趟美國檢查行程巧遇恐怖攻擊及所搭乘航機在強烈颱風中冒險降落，生死交關終能平安無事，對我而言是另一次的坎坷，亦添加了我生命的韌度，不敢奢求福至。



選擇

李映臻

走在深秋的黃昏，一場秋雨，一場涼，當春去秋來，當時間每分每秒變得珍重，這一路，一點一滴堆疊的故事情節，卻讓我滾燙的心情慢慢變冷，因為曾有人告訴我，天下事無非是戲，世上人又何必認真。

有沒有合適的時空，讓喧囂世界蛻變，讓鼓起勇氣的衝動散在風中，心中期盼螢火，留有一個角落閃爍，曾經用大半輩子青春換來的舞台，在最後一場的演出結束後落幕了，也曾想義無反顧重寫前塵往事的結局，讓故事待續，但人與人之間的邊界感，是一種人生的自醒。

人最難過的關，就是自己的心，那顆被關起來的心，每顆心都有寂寞時辰，用別人的故事隱藏自己，佯裝不懂人生悲喜。人與人之間，建立關係是最難，斷開聯繫是最簡單，常常總是晚了一陣子，就錯過一輩子，人一走，就和這輩子再也沒有關係了。

每個人，都有一顆無名的心，無聲的選擇方向，扮演不同角色，經歷不同人生，默默地選擇起點，驕傲地選擇歸程。

黎明

詹鴻銘

半夜西空月低垂
萬籟俱寂近黎明
東方閃耀一曙光
黑暗盡沒白日昇

憶兒時

白雲幻化去悠悠
倒映美姿不勝收
青翠稻田飛白鷺
混濁泥濘捉泥鰍
門前樹下鬥蟋蟀
戶外池塘賞魚游
鄉野情懷無限好
祥和自在少煩憂

鄧明雄
撰書